

记忆中的双龙

陈嗣红

过往,还能忆起一些曾经的热闹。

从此,对于双龙不再有美的印象。

再次走进双龙,是那条神鱼的召唤。站在安静村的峭壁上,俯瞰小三峡,河水如游龙在大山中穿行,悠闲逍遥。放眼望去,一条肥壮的鲢鱼从远古游来,鱼尾轻摆,灵动神秘。碧绿河水有船只过往,仿佛一条镶嵌蝴蝶的翠绿丝带,系在鱼头上随风飘动。因为这条远古游来的“神鱼”,大宁河在这里形成一个突出的大弯,是为鱼头弯。虽然早已在图片上领略了它的神奇,但当你真正站在它的面前时,还是被深深震撼,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曾经多少次多少人经过它的身旁,从不知道它的存在,而口却静静地双龙守护着巫山这片土地。

于是,双龙,因为神鱼又住进了心里。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驻双龙镇扶贫工作队长马然希,我们因为巫山梨膏而结缘。听他讲述双龙这几年的扶贫成果,精心设计双龙未来的发展计划,成立支助山野公益发展促进会,建立长效扶贫发展机制。在他的言谈中,自然流露出对村民朴实真挚的情感,进而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在他的影响下,也希望为双龙的乡村发展尽一份能力。今天,随作协走进双龙,在安静村听双龙镇易书记介绍说,现在的双龙还表现出“三高、一低、一差”,是重庆市的深度贫困镇。双龙,地质比较破碎,山高、坡陡、沟深。被大宁河一分为二,河西,形成三道大梁、四条冲沟,还有两个坝——龙雾坝和钱家坝;而河东,有两匹山梁子,中间一条槽,直通金坪乡。山高坡陡,土地石漠化严重,没有叫得响的农产品,虽然经过几年的扶贫发展,已小有成效,但因为基础太薄弱,还需要长期努力,才能改善双龙的贫困现状。

安静村第一书记王涛,怀揣他的红枫叶来到双龙两年多,本来已经完成任务可以回家,但他选择留下来。有时候几个月回不了一次家,家人也有抱怨,他说能理解,但儿子视他为扶贫英雄,这就足够了。他想在赤壁摩天景观点建成小三峡手作步道,让远古栈道在崖壁重现。他说,巫山红叶应该作为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也应该成为食疗佳品对人们的健康有所帮助。这么美好又远大的理想,一般只是说说而已,但他与他一起战斗在双龙扶贫一线的队友们,却一步一步在接近目标,哪怕一路艰辛。

一觉得双龙是一个只有石头的地方,但在安平村的古树下,看到了乡村田园的盎然生机,石上生花的浪漫民俗。有一群人,曾经是最贫困的他们,为这石头地里的春意勃勃作出了贡献。在双龙的两天采风,人们讲得最多的贫困户是刘敬春,每一个讲他的人都满含敬佩,话语间流露出自豪。

刘敬春的大儿子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唇裂,2011年,自己也被确诊为肺结核和因腰椎结核导致的椎体骨质破坏,肢体残疾,本来就因为儿子的医药费欠债数万,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债台高筑。刘敬春看着自家的地渐渐变得荒芜,身残的自己只能干着急,生活无望。天无绝人之路,2013年,刘敬春被村里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为首批获得大病医疗救助对象,腰病渐渐好转。他在心里谋划着未来,做着他的美丽田园梦。期间,他不失时机,参加镇里的所有扶贫技能培训,学习各种养殖技术,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小有成就,并主动申请摘去贫困户的帽子,一时成为佳谈。

走进刘敬春的葡萄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园春色。一串串的葡萄扭扭挂满葡萄架,田巷的

狗尾巴草嫩绿诱人,嫩草的繁茂,说明葡萄是生态种植。瘦高的刘敬春在葡萄架旁与我打招呼,你是陈姐?我说,是。他惊喜地告诉我,我们一起参加过创业大赛的,你忘记我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是的,几年前在一起参加活动,印象深刻,心里一直记挂,只是突然相见,记忆有些短路。更没想到村民口中的榜样,原来是你。其实,怎么可能忘记呢?他那么勤奋,在困境中积极努力,那时的他就让我十分敬佩。如今,刘敬春不仅仅自己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他的正气,他积极的生活态度,也带动了村里的贫困户一起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

洞桥村的第一书记,市委网信办杨玉超书记,在他的朋友圈里,每天看到的是家乡的美景,在村委会墙角蹭网上网课的孩子,村民成片的生态草莓,美丽的小三峡风光,他就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洞桥村人,用这种方式,宣传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第一次看他发老人的婚纱照,我说,祝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他说,谢谢!后来,看他每天发一组不同老人的婚纱照,才知道是扶贫工作队给村里老人的福利。那些一辈子住在村里的老人们,从未有过如此浪漫的体验,每一对老夫妻的婚纱照,神态娇羞又甜蜜,看着这些照片,心里突然酸酸的,想起自己的父母亲再也不能体验这种浪漫。他的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大山深处的点滴生活,记录着贫困勤劳的山里人。他用最朴素的善良,将村民视为自己的家人,也将老人视为自己的父母!

双龙,不再陌生!



外公

贵婷婷

待你走后,我踏遍故乡每一个角落,眼里挤满了老人的影子,却唯独没有你的痕迹。我未曾离开,更未曾走远,我见到了四面的山,听了八方的水,驻足了各地风土人情,体会到了人间冷暖,儿时只想独自一人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现在多想在你身边,陪着你说笑打趣。

灰色相框里,一位老人慈祥地笑着,眉头似寒菊初绽,满目温柔仿佛要溢出来。

这是我记忆中那个和蔼老爷爷的模样。

曾几何时,听母亲道,外公一生痴迷于编织活,几根竹子,割成细条,在外公手里,就像孙悟空翻筋斗一样,一下能变出几十个样。城有街坊邻居找外公请教,外公当然也就乐呵呵地教。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外公编织活好是整个村子都知道了,外公也靠这门手艺,卖了不少编织品,为一家子减轻了负担。

五岁那年夏天,我和妈妈坐车去外公家过暑假,那时没有风扇,更别说空调了,所以每至正午,又热又闷又燥,蝉鸣一声又一声,无趣罢!每逢这时,外公便拿起镰刀,砍断竹子,割成丝呀条呀,接着就是编呀织呀……我看的津津有味。阳光很暖,白云在浅蓝色的天空中变成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我依偎在外公身旁,看着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上下翻动,挥洒自如“哇,竟然织出了一把竹扇子!”这下把我高兴坏了,于是我拿着扇子,到处洋洋得意,外公见了就会笑着摸摸我的头,我坐在旁边为他扇风,他为我讲起一个个故事……老猫慵懒地伏在门坎上,不时轻轻地“喵喵”一声。

只觉得那时岁月静好,外公用竹条为我只织一个又一个玩意儿,为我织出整个夏天。

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再见外公,已是多年以后。五年级的暑假,爸妈把外公接到小镇上玩了几星期,我拉着外公走过一条幽静的小路,路两旁垂柳万千,蝉鸣声声。

我问身旁的外公:“您会有一天独自离我们而去吗?”

外公不禁鼻子一酸,犹豫了一会儿用微笑着说:“当然会呀,人都会有一天的,去到另一个世界。”他又停顿了一下,望着落日的余晖,满眼有道不尽的愁绪,又说:“可是我还是想呆在这个世界,亲眼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考上大学,看着你独立工作……”

那天的夕阳很美,落日熔金,暮云四合,温柔的余晖撒在这个老人身上,与天边的云绘成一幅温馨的图画。

【作者简介】贵婷婷,巫山初级中学八年级五班学生。指导老师:曹成权。



《雀之韵》

卢先庆 / 摄

老街印象

陈达平

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北岸的二级台地上。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郡县治地;建国后,是巫山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巫山老城十二条主要街道,皆以十二峰的名字命名。“登龙”、“飞凤”、“起云”、“望霞”……浓浓的文化味儿,经久地流淌在每一条街道的每一个角落。

老街条数不少但都不算长,集中走向多与长江平行,见头见尾一溜顺摆在江岸,任由人来人往车来车去。

记得,老街的商铺较有特色。十字街一天到晚人头攒动,巫峡大世界、百货大楼、家家福超市等稍大一点的商贸行业尽云集于此,想不繁华都不行。起云街的干货摊首尾相连,朝云街工业品市场衣物成堆,南门洞子聚集了手磨加工,松峦街摆列了不少老式理发铺,“光头5分平头1毛”成为早期理发业一句较为响亮的广告语,圣泉街则是水果摊和菜担担的乐园……

老街的“闹点”相对集中。有李季达塑像的广场是人们聚集、休闲、散吹的所在,尤其夏季傍晚,整个广场大坝,支满沙滩凉椅,人堆比比皆是。从这里过街,就又到了可容纳千人的电影院了。在电视还未曾普及的年代,这电影院里的火爆难以语言表达,经常是人挨人人推人人贴人,男的女的无意的无意的都这样,踩着脚跟挤进去又踩着脚跟涌出来。倘若乡镇的人进了城,更是以能在男男女女密密麻麻挤一起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为快

事。

老街的人行道梧桐蔽日。高大的法国梧桐伸展它茂密的枝桠张开它宽大的叶片,成了老街最忠实的伴侣,翠屏街、秀峰街……街街都是。几乎可以这样描述:凡是有街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无论白天,无论黑夜,无论春夏,无论秋冬,它都以“不离不弃”的姿态,恒久地、固执地站在街边,遮烈日,挡风雨。

老街的车辆以“麻”为奇。美其名曰“老街”,实际上有很多只能叫“巷”,或者叫“巷”更贴切些。正是有了这些逼仄逼仄的“街”,才催生出了一被称作“麻木车”的交通工具——在三轮摩托上搭一个简易篷子,乘客上车1元,就可拉起满街转满巷钻,而且随叫随到,随叫随停,方便得很,便宜得很。

老街的上空“蛛网密布”。管线“地理”,已是之后新城建设期的事。在老街,各种管线,广播的、电力的……通通“架空”。“蛛网密布”,是老街的又一特色。记得飞凤街文化馆前,数十条线缆纵横交织,从街这边直接“网”到了街对面,密密匝匝的,车辆在“网”下穿行,场面很是“壮观”……

商铺、闹点、梧桐、麻木、蛛网……动的,静的;人为的,自然的……这些富有时代烙印的元素,相对独立又共同组合,构成了巫山老街丰富的图景。这些图景,曾经真实存在,让人至今不忘!

也许,会永远不忘……



诗雨

巫山二首

傅天琳

巫山红叶

这就是我看见的巫山
壁立着,把千千万万张红叶
从十二月的寒风里轻轻抱起来

这就是我看见的红叶,一笼云雨
锁不住关不住的红羽毛鸟儿
摇曳着飞翔着
高高飘过巫山的头顶

还需要破译生命中那些陡峭而峭
峻的密码吗?
不用了

巫山红叶是一束光
站在星辰的前面,穿透夜的深渊

这一刻我看见人群在仰望
神低俯下身来,一齐用敬畏的目

光

抚摸这时间峡谷中
被电打过雷劈过的红
历尽沧桑的红

它早已红进祖辈们顽强的筋骨里
红进岩石的血肉里爱情里

这一刻我看见整座巫山
站在悬崖敲锣打鼓!这一刻我看

见了

二百万年前的欢乐、舞蹈、祭祀和
天堂

巫山

在长江第二个峡口——巫峡
我找到了巫山
找到了生命起源的地方

我一定来自龙骨坡
一定是巫人的后代

因为我体内有那么多云雾、树
那么多灵性而奇崛的岩石
那么多惊涛骇浪

我一定是由岩石和水堆积而成

所以我需要诗歌
需要美丽浪漫的传说
需要巫师为我祈祷、驱邪
需要铁、需要坚硬、需要风雷雷霆
需要对万物保持持久的忠诚

我亲吻岩石
日复一日,就成了它的手臂它的

肩胛

人们口口相传,我又回到活物
脸上挂着冷峭,肌肤富含水分

我翻开山水,一朝朝一代代
我就成了它的星空
成了它持续发光的词语
成了李白、杜甫、元稹、李商隐
成了一千年后参加国际诗歌论坛
的诗人

我要像红叶一样
站在百丈危峰之巅
从石缝,从石缝的悬棺里
把先人的灵魂一件一件捡回来
放在博物馆
让时间低下头来向我致敬

我相信光芒已击穿最黑暗的肉体
每块岩石都潜伏着巫人的精神

转瞬即逝的美
常常让我们措手不及
所以我四季烟雨,紫气蒸腾
我要让人类的灵感与智慧
不受限制地在巫山流动

作者简介:傅天琳,女,一级作家,
中国作协会员,编审,中国诗歌学会副
会长,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